

57  
文學名著叢譯

# 續俠隱記

上册

大仲馬著 伍光建譯  
沈雁冰校註



文學名著譯叢

續俠隱記  
上册

## 目 錄

吸引每個人參加競賽·····	一
嚴格實行節約制度·····	七
充分利用工作時間·····	一四
不斷提高技術水平·····	一九
努力提高產品質量·····	三〇
推廣先進經驗·····	三六
團結友愛的工會小組生活·····	四一

- 第十一回 游說……………九三—一〇三
-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一〇四—一〇九
-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一一〇—一一九
- 第十四回 摩吉堂……………一二〇—一二五
-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一二六—一二三
-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一二三—一二〇
-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一二四—一二五〇
-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一二五—一二五七
-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一二六—一二六五
-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一二六—一二七四
-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饞……………一二七—一二八三
-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一二八—一二九五
-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一二九—一二〇〇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二五—三二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三三—三九
第二十六回	達特安告奮勇	三九—四〇
第二十七回	追趕波孚公爵	四一—四六
第二十八回	四俠相逢	四七—五〇
第二十九回	聚會之預備	五五—六三
第三十回	折劍解圍	六四—六九
第三十一回	洛奧爾救人	七〇—七六
第三十二回	樹林遇盜	七七—八二
第三十三回	兇惡和尚	八三—九一
第三十四回	冤家路窄	九二—九六
第三十五回	吉利模開口	九七—一〇二
第三十六回	洛奧爾初見王爺	一〇三—一一一

第三十七回	杯酒調停	三二—三九
第三十八回	查理第一來信	三〇—三五
第三十九回	克林維勒之來信	三六—三三
第四十回	英后求馬薩林	三二—三六
第四十一回	吉士報捷	三七—三四
第四十二回	威脫會姪	三四—三四七
第四十三回	慈父孝子	三四八—三五六
第四十四回	英后求救	三五七—三六六
第四十五回	可惜不殺	三六七—三七三
第四十六回	賀捷鬧事	三七四—三六七
第四十七回	花子頭目	三六八—三九七
第四十八回	布舍里之高樓	三九八—四〇三
第四十九回	民變	四〇四—四〇九

第五十回 圍宮……………四〇—四二

# 下

第五十一回 報復之策……………一—七

第五十二回 達特安見王后……………八—三三

第五十三回 主教出險……………一四—三三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二四—三四

第五十五回 賣草……………三五—四三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祕密信……………四三—五二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王……………五二—六〇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六一—六七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六八—七三

第六十回 四俠相遇於英國……………七三—七六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七九—八〇
第六十二回	樹林定策	八六—九三
第六十三回	祝壽	九四—一〇一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一〇二—一一二
第六十五回	鬪牌	一一三—一二七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一二八—一三三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一三四—一三九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一四〇—一四六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一四七—一五三
第七十回	法場託孤	一五三—一六一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一六一—一六二
第七十二回	祕密房子	一六三—一六八
第七十三回	比劍	一六九—一七六



第七十四回	閃電	二七—二八
第七十五回	偷酒	二八—二九
第七十六回	逃命	二九—三〇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三〇—三一
第七十八回	浮海	三一—三二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三二—三三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三三—三四
第八十一回	說降	三四—三五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三五—三六
第八十三回	救友	三六—三七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三七—三八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眞王上	三八—三九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三九—四〇

第八十七回	困獸	二六六—二七九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二六〇—二六五
第八十九回	頗圖斯有神力	二六六—二六八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二六九—二九五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二九六—二九九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三〇〇—三〇五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三〇六—三三四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辯	三三五—三三三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三三三—三三六
第九十六回	回鑾	三三九—三三四
第九十七回	劫駕	三三五—三三八
第九十八回	四俠分散	三三九—三四一

# 續俠隱記

法國 大仲馬 著

君 朔 譯

## 第一回 馬薩林

話說法國紅衣主教府裏，有一間書房，中間一張大桌子，桌子上面擺了許多公文書本，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一隻手托着腮，在那裏想得很入神；背後就是壁爐，爐裏的火，燒得很旺，照着那個人穿的袍子，桌上的蠟燭，照着他的臉。這個人穿着紅袍，袍邊緣了通花欄杆；他一個人坐在那裏，臉色微帶青白，眉頭很繃，房裏寂寞得很，一點聲響也沒有，只聽見門外親兵走來走去，脚步聲。

看官要曉得，這間房子就是從前紅衣主教立殊理辦事的地方，現在立殊理主教已經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這個時候，法國的情形很不好；法國的威望是沒有的了，王上的號令是沒人遵守的，國裏頭的世爵大臣常要造反，外國的軍隊侵入邊界來，只要看看

主教府裏的情形，也就曉得現在的主教極不濟事。府裏的地方很大，房子很多的，却沒什麼人；院子裏雖有好多親兵，客廳廂房過道却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巴黎城裏的人沒一個不同主教反對的，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百姓常常放槍，——這個時候百姓有了火槍，雖然尙沒十分糟蹋地方，却在街上時常放槍，彷彿是要給瑞士營同別的軍人看，叫他們曉得，現在的百姓也有點力量了。

剛纔說的那個紅衣人，不是立殊理，是立殊理的後任，名叫馬薩林。

馬薩林一個人坐在房裏，想不出法子，又沒得能力去對付當時的危險局面。這位紅衣主教，一個人坐在房裏，自言自語道：「他們罵我是個外國人，是個意大利人，我如果讓他們，他們真要把我絞死了。這班獸子，他們不曉得這個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說得不甚好，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說巴黎話說得很好聽的，常拿好話去騙他們的，那班人，纔是他們的真仇人。」說到這裏，馬薩林微微的含笑，說道：「我也曉得，得了權勢的是常有危險的，他們却要曉得我却不但是個權倖。愛西士手上戴了一個極好的金剛鑽戒指，原是王后給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是平常得很的，上面只刻了一個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難道我就讓他們擺佈我麼？他們永遠在那裏喊，要貶逐我，却不曉得我有手段叫他們或喜或怒；有時我有法子，叫他們喊波孚。」

萬歲，過了幾時，我又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叫他們喊議院萬歲。現在波孚還在威英桑，將來有一天，王爺們也要同波孚住在一處的。還有議院……」說到這裏，馬薩林露出憤恨的神氣來，說道：「我將來要想議院的法子。我們現在有奧林斯同滿搭吉幫忙，我慢慢去收拾他們；他們現在喊驅逐馬薩林，將來不久他們就要同他們的首領鬧起來。各人有各人的機會，從前立殊理在生的時候，沒人不恨他，等他死了，人人稱讚他，但是立殊理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險呢；況且他當日常常的被貶，有幾趟他以爲被貶之後，永遠不得復位的了。好在王后是永遠離不了我的，倘若我輸了給百姓，讓了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我們試試看，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辦得什麼事。假使我是個法國良家子，不是個外國的人……」說到這裏，獨自出神。

原來馬薩林主教所處的地位，真是十分爲難，那爲難的情形，日甚一日。他爲人貪而齎，抽收稅款，抽得太重，百姓都受不住；百姓什麼都沒有，只有靈魂的了，靈魂是不能拍賣的。主教抽了許多稅，說是充軍餉，時時拿打勝仗去騙百姓，造了許多謠言，但是謠言是吃不飽的，百姓就很怨恨。馬薩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用重價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個缺，

還減了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是恨極了，聯盟起來，不許主教再添縣官的缺，也不許宮裏再說他們的錢，他們約好了，如果同盟內有一個人因為違抗丟了官，大眾湊錢去幫他。

百姓對待政府的情形，也不對。那年正月七號，因為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舉十個代表人去見奧林斯公爵，訴苦。這位公爵，最好名譽的，接見他們。代表人說：「他們已經議好了，不納新稅，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違拒不納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說了些好好盼望減少的話，應許代他們同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說的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罷。」正月九號，公舉了幾個為首說話的人，去見主教，內中有一個，說話說得很重，說得很決裂的，主教也驚異起來，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想了有什麼法子再說罷。」因為要看有什麼法子好想，就開了一個大臣議會，請了戶部大臣來。

這位戶部大臣叫丹摩利，<sup>①</sup>百姓因為他管戶部，極恨他。此外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丹摩利的父親叫巴狄赤里，<sup>②</sup>是在利昂<sup>③</sup>地方開銀行的，他因為倒了帳，後來就改名丹摩利。從前是立殊理主教保薦給路易第十三做戶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很說了幾句好話。那時王上說道：「我

很高興叫他做這個官，我原要個妥當可靠的人補這個缺，先前有人說你要保舉那個光棍巴狄，亦我很不願意，只好叫他補的了。」立殊理主教說道：「陛下不要怕。陛下說的那個巴狄，已經問絞死了許久了。」王上說道：「這麼很好了。你可曉得，百姓給我個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簽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戶部次官，剛纔說的戶部大臣就是他。

再說開大臣議會的事。丹摩利趕快跑了來，神色慌張，臉無人色的，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行刺。百姓見他夫婦出門，太奢華了，當街就攔住他，很辱罵了他一頓。看官要變得，丹摩利初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得二十個法朗，現在分家，幾個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朗，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朗。那一天，街上的亂民，看見他兒子，有人就出主意，說把他捉了，拿東西來擠壓他，把他斷吃的金子，都要擠出來。幾乎死在亂民手裏。因為這件事，丹摩利心很亂，不便議事，議會只好不議了。第二天，會長毛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百姓罵了；毛禮對百姓們說：倘若他們不聽王上的號令，還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把為首滋事的人絞死了。百姓們答應說，搭起架子來，是件很好的事，他們就可以把那班剝削百姓脂膏的官絞死了。

這時巴黎擾亂得很利害。那一天是禮拜六，王后去諾塔丹教堂，有二百多個女人跟在後

頭，吵着說，要還他們一個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動，不過要求王后可憐他們。就有王后護衛的親兵，把那些女人推開了。王后作出很驕蹇的樣子，不理他們。當天下午，又開議會，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定了第二天——正月十二號——開議院。

再說開書所講的那天日裏，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那年纔十歲——剛好出天花好了，藉口去諾搭丹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把守王宮左右河邊，同新橋等處地方。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院，不獨從前的上諭一點沒收回，仍是照舊辦理，並且當日頒發了五六條新上諭，都是有害於國的。院長巴朗瑪，原是幫政府的，現在看見不妥，就連合議員，極力反對，大不以此新稅爲然。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沿路上有許多百姓在那裏看，知道王上纔從議院回來，不曉得王上是幫百姓，抑或幫政府，苛待百姓，一個喊萬歲的都沒有；人人臉上都是很不舒服的，有幾個人臉上露出痛恨的意思。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還是不退，因爲恐怕百姓知道又頒了新上諭，又要鬧事。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頒的上諭，把稅加重了，登時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道：「推倒馬薩林！」同時却恭維院長及議紳，喊道：「巴留士！長壽！巴朗瑪！長壽！」百姓知道這兩議紳很替百姓訴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百姓們却是很感激他們兩位。



官長恐怕鬧事，就設法去解散他們，誰知越聚越多，登時就派禁兵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及聖瑪丁街，因為那兩條街聚的人最多。當下巴黎市長到了王宮，他是來報告，倘若不把兵士撤回去，不到兩點鐘，巴黎的百姓就要反了。正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幫統甘明則進來了，號衣也扯破了，滿臉都是血。王后見了很害怕，喊了一聲。衆人也十分着急，要聽是什麼情形。幫統說：禁兵一到了街上，百姓就狂怒起來，亂搖警鐘；他想弄個榜樣給衆人看，就捉了一個爲首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場正法，禁兵正拖那個人走，百姓就在市場攻打禁兵，也有拿長柄斧子的，也有擲石的，石如雨下。打得熱鬧時候，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裏，把門關緊了，禁兵打開了門，找不着爲首的。鬧到這裏，幫統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時候，有許多亂民跟着他門；他的人有好幾個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幫統是眉間受的石子傷。

當時政府却沒力量去彈壓，主教只好趕快出告示，說明兵隊站街，不過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就要撤回來的。下午四點鐘果然都調回王宮；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及樓下。人人臉上都很有着急的，不曉得要鬧到什麼田地。這個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薩林時候的情形。